

小桃红

青青 著





青青，原名王晓平
现居郑州，供职于
媒体，喜植物，好
花月，爱文字。热
爱一切寂静微小的
事物。出版有随笔
《白露为霜——一
个人的二十四节气
》、散文集《采蓝》



小桃红

青青 著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桃红 / 青青著. -- 兰州 : 甘肃民族出版社,
2014.4
ISBN 978-7-5421-2544-6

I. ①小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4670 号

书 名: 小桃红
作 者: 青 青 著
出 版 人: 吉西平
责任编辑: 刘新田 孙 燕
封面设计: 吕 懿
出 版: 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发 行: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印 刷: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5.25 插页:1
字 数: 190 千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~2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-7-5421-2544-6
定 价: 25.00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,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邮编:730030 地址: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:<http://www.gansumz.com>
投稿邮箱:liuxintian@yahoo.com.cn
发行部:葛慧 联系电话:0931-8773271(传真)E-mail:gsmzgehui3271@tom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她们的小名叫桃红

每年春天的时候,园子里的桃花都要开。我会用很长的时间盯着她们看,她们太美了,太短暂了。如果我不专心地看,也许一阵暖风,就会消失在虚空中。我痴痴地看着,想,这些美若云霞的花朵,在一个月之前,她们又藏在什么地方呢?是藏在泥土里?还是藏在枝条里?

为了看第一朵桃花开,我每每坐立不安,一个上午都消磨在桃树下,如果我进屋子里喝茶,都要急急地出来,看一看朝北的那枝。她像是一个出壳的小鸟儿,也像一个要睡醒的娃娃,寂静中有着万千的动静。太阳暖暖地照着,小南风微微地吹着,那花骨朵一时一刻都不一样了呀,刚才紧紧地合着,这会儿已经膨胀,再过半小时,她的一个花瓣像鸟的翅膀一样,正在试着张开。又过了半小时,发生了一件让我左右为难的事情,她的另一个花瓣被花萼卡住了,她像一只正在蝉蜕的知了一样痛苦地挣扎着。我想帮她,但看着她娇嫩的花瓣,像是透明的丝绸,吹弹可破,我就不忍心下手了。我想,如果蜜蜂这个时候来帮忙,也许还是有可能的,它轻巧的四肢不会弄痛了桃花。后来的结果你一定能想得到,帮忙的不是蜜蜂,也不是我,是三月的太阳。太阳一阵子热,那刚才还挣扎着的花骨朵,瞬间开放了,鲜艳洁净得像是仙女下凡,这个尘世瞬间被照亮。

后来,第二朵,第三朵,她们兴兴隆隆地全开了,把我的眼睛都照花了。我每天走到院子里都觉得眼睛不够用,每天也都忐忑不安,怕桃花会突然落下,担心春天很快就会过去,好像她们都是我的女儿,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心一直不安着,因为是女孩儿,格外害怕受伤害,想让她们美,想让她们幸福,想让她们的美和幸福长久,绵绵不绝,不要中断。知道这些全是幻想,春天一定会过去,花朵上的明媚在分秒消逝,也许还会有大风雨,花朵会提前凋谢。所有的生命都是历险,前面是什么天气谁也无法决定。

这很像女性的命运。一场美好的爱情是她的重生,一场坎坷的爱情也许毁掉她的一生。女性与花朵一样脆弱而美丽,命运里有着更多的不可知,但生命里却没有男性的蛮力。所以她们的故事更加曲折缠绵,我爱着她们,疼惜着她们,为她们的命运而流泪。哪怕她们犯下错误,我也都能原谅,因为是同性,惺惺相惜。谁会说春天的花朵都是植物的错误呢?她们奔赴这个世界,也许仅仅是因为美,因为美,还不够吗?不要说她们还应该更纯洁一些,不要说她们还应该更有知识一些,不要说她们应该更加开阔一些……不要把太多沉重的东西都放在她们的肩膀上。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植物和花朵,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

高山有崖,林木有枝;忧来无方,人莫之知……所以我写下了桃花,写下了蔷薇,写下了棉花……她们有的明媚,有的热情,有的温暖,有的性感。这些花儿呀,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真的笑容。她们的小名叫桃红。在这个土地被日益污染的尘世里,她们还努力地保持着生长的姿势,开着花朵,惹起爱情,结着果实,奉献甜蜜。我的桃树就是最无私的小母亲,当太阳越来越热的时候,她的花瓣飘落,但花蕊里却呵护着一个长满茸毛的小桃子,像是刚刚出生的小婴儿,被小

心地裹在衣衫里。秋天的时候,满街是红着脸蛋的大桃子,谁能想到那是一朵桃花牺牲掉自己成就的,就像人们赞美英雄与领袖时,谁会在意她衰老的母亲。

诗经中《郑风》写道: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”女性都是爱花朵的,因为她们本身就是草木心性,而那些主宰世界的男人们,内心也许蕴藏着草木的芳香。屈原在《离骚》里叹道: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。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汨余若将不及兮,恐年岁之不吾与。”从屈原芷兰开始,陶渊明的菊花,周敦颐的莲花,中国文人有着植物清远的香气,好像是我们一生也无法达到的道德高度,植物清纯的味道帮助我们在喧嚣里安静下来,重新回到事物的本真。其实,幸福就这么简单,清泉,茂盛的植物,干净空气,头顶的桃花伸向透明的蓝天,万里的油菜花如金子一样泼洒下来,我们坐在草木里,大口地呼吸,听到了三千年的小桃红叹息,“彼采萧兮,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。

第一辑：春

001 梨花

007 桃花

015 紫藤

027 玫瑰

033 油菜花



第二辑：夏

047 蔷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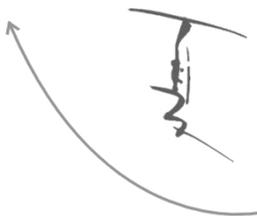
056 石榴

069 槐花

081 合欢

093 罌粟

107 苦楝



第三辑：秋

123 荼蘼

135 姜花

147 木芙蓉

160 小桃红

169 打碗花



第四辑：冬

181 棉花

196 土豆花

209 腊梅

214 露水花





梨 花

一大片春雪落在院子里,如梦似幻。我那时有四岁或者五岁,在和奶奶回家的路上,抬眼望见三月底盛开的梨花,小小的心灵被那似雪非雪的花朵所震撼。在我的记忆里,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于花的记忆。后来再见过的所有各色的花朵,无非是在这之上的叠加,都没有这最初的震撼与雪白,以至到了现在,我仍然偏爱白色的花朵。

“这棵梨树也有一百多岁了吧,我嫁到王家来时,它都已经是棵几十年的老树了。现在我头上的白发也好像这飘飞的梨花了。”奶奶感慨着。

那时的我,对白发苍苍哪里能有什么共鸣,奶奶的感慨孤独地回响着。

大梨树下有一块青白色的有着褚色麻点的方石头,四周放着同样颜色的四个小石墩。奶奶所有的衣物或者被单都会在这块青白色的石头上用棒槌拍打。皱巴巴的被单马上了好看的挺括的纹理,我也会学习奶奶的样子将自己的小裙子放在石头上,嘭嘭地槌着。

梨花在头顶上像一大块飘浮的云朵一动也不动,蜜蜂们嗡嗡的声音像春天的哼唱,轻轻的,慢慢腾腾的。一阵风过来了,白色的花朵飘飞起来,然后就飘落在石头上,我的头发上。那光阴也不动了,落在这一大团花朵之上。

春天的院子里,大梨树、榆树、椿树、杏树都站着,披着满身的花朵或者绿叶。再有就是黄狗,三只调皮的小山羊,十几只奶黄色的啾啾叫着的小鸡。小鸡们看见花瓣就抢起来了,像一群毛茸茸的小球在滚动。黄狗在中午的时候睡觉了,它的身上落满了梨花的花瓣,青白色的透明的花瓣盖住了它的头,它的身子。它好像被雪藏起来了。

“昨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梦到你老奶奶了,她可是个干净利索漂亮的老太太呢。她还像生前一样穿着宽袖子的偏襟湖蓝白花长衫,一双小脚,穿了绣花鞋。她怕你爷爷冷,专门送来了羊毛被,坐在床头与我说话,窗户开始发蓝,她说,天亮了,她要走了。我一醒,还听到她的脚步声,在院子里。”

老奶奶的坟在腊梅树下,一个圆的土包子,长满了艾草。

奶奶多次讲到她的婆婆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的故事。老奶奶病了很长时间,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。一天晚上,她洗澡,梳头,从箱子里翻出放了很多年的寿衣,一一穿上。“这几天,我连续梦到我妈妈,她催我到她那里去。也许就在这几天里我就去了。”她好像是要出一趟远门,向她的亲人告别。“我一生不爱麻烦别人,所以我就干干净净地走了好了。”奶奶说,老奶奶临去世前的那几天里,每天都要淋浴梳头,甚至还熏香。有一天晚上,她还让孩子们拿来了香粉与胭脂化了妆。因为连续很多天她都这样隆重地对待自己,大家的神经开始麻痹起来,也许老太太只是孩子气,也许她的病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她怎么会离开呢?但她果然走了,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安详干净的亡人了,她甚至还微笑着,好像真的是赴一个亲人的约会去了。奶奶多次在我面前感慨万千。



几天没有认真地注视头顶，梨花开始有点疲倦了，花瓣像成千上万的蝴蝶到处飘飞，屋顶上像下过了薄薄的春雪。杏花更是不见踪影，我已经看到杏子们青青毛茸茸的样子。

我在家里翻到了爷爷的照片，爷爷高大英俊，他穿着长袍，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。“讲讲爷爷吧，讲讲爷爷吧”，正在忙碌的奶奶接过了这张照片。“这是他在县城当保长时照的。那时候，他才三十多岁呢。”“人的命，是谁也无法掌控的，你爷爷一辈子潇洒风流，极爱喝茶爱赌，但谁会知道他临走时饿着肚子呢。”爷爷死时不到五十岁，他食道癌，到最后什么也吃不下去，人瘦得像个孩子。癌细胞发作起来，他痛得大哭。“我几次都在夜里祈祷，让老天爷快快带走他，他太可怜了，我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受罪。”奶奶这样给我讲。“他走的那天，我抱着他，他哪里像我的丈夫，简直就是我的儿子，我握住他的手，说，去吧，快去吧，妈和奶奶都在等你，去了，就不痛苦了。”是的，爷爷风流倜傥，好喝茶，玩鸟，赌博，一直是个被宠坏的孩子。“爷爷死时，你没有哭？”我还是不甘心，在村子里，每一场丧事都是伴随着长久的哭声。“没有，我慢慢地抚摸他的脸与眼睛，轻轻地说，好好地走吧，孩子们有我在，从此你就开心了，经常回来看我们就是了。”我吃惊地望着奶奶，她目光平静，话语低沉。“哭什么呢，人都有这一回，人吃地一辈，地吃人一口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再说，人是有灵魂的，他们离开了，但我仍然经常见到他们。没有什么悲伤的。”

梨花纷纷而下，如雪如雨。奶奶的头发上有几瓣花像展翅欲飞的蝴蝶。我甚至疑心是爷爷或者老奶奶的灵魂。因为奶奶总是说他们，我又总是看不见他们，我就把花朵、风，还有那一阵阵雾看作是他们的灵魂，我小心地追着他们，花朵轻巧地从我身边飞过去，雾也是无法抓住，这些事物真的如灵魂一样飘忽而来，飘然而去，他们只是为了与我们相见，才在春天里变作花朵，在夏天里变作雨，在秋天里变作雾，在冬天里变作雪。

她的大儿子,她叫他狗儿,也是继承了爷爷英俊外表的一个孩子。他得了脑瘤,毒瘤压迫神经导致先是口吃,言语模糊,最后行走不便,成为一个活死人。他最后只会说一个字,那就是妈。他在自己的屋子里,重新成为一个孩子,他的所有要求,只会用这个字来完成。奶奶重新成为一个年轻、精力充沛的母亲,她为他煎药做饭,洗衣喂饭,从来没有厌烦。但唯独有一件事她无法做到,拉住死神的手。

他的儿子走了。按照风俗,长辈是不能送孝的,奶奶不能去坟上,她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我们从田野里回来,看到她坐在大梨树下,梨花落了她一身,一头。她一动也没有动,也没眼泪,一个人沉默不语。我们不敢劝说她,只是暗暗焦急。至今,我们也不知道她一个人是怎样度过那段不堪的日子的,只是知道,她突然地瘦了老了,我早晨去上学,看到她一个人站在大梨树下,晚上回来时,发现她还在那个老位置上,她吃饭了吗?她哭了吗?好像她的白头发又突然多出了一大绺,那梨花果然是变成了白发苍苍。她是在我的注视下一天天老下去了,今天看到多一绺白发,第二天就看到她眼睛四周的皱纹,纵横交错布满了眼睛。我震惊极了,原来,人一天天地老去是完全可以被观察到的,这太可怕了,就好像看到梨花随着阳光强烈而开始萎缩,变干,甚至飘落。

我一直以为奶奶对待生离死别特别达观开朗,但她儿子的死显然让她悲痛欲绝,她在时间中挣扎,想借助于时间来获得以往的平静与豁达。

“这都是命吧,狗儿,你没有送我,我却送了你,我一直想不通。但今天你父亲来找我,他说你本来就是天上看门的一个童子,疏忽大意的神没能看好,投胎到我们家做了儿子。到了回去的时间,一刻也不能等。那我们母子也就这几十年的缘分,我不怪你,你去吧。”有一天晚上,我睡得迷迷糊糊,听到奶奶在与一个人说话,我努力地



从睡梦中睁开眼睛,奶奶一个人在对着灯花,自说自话。

我假装睡熟,一动也不敢动。我想,奶奶是通过这种方式排遣自己过于浓郁的悲痛吧。我才刚刚上初中,我无法明白奶奶的达观与豁达就是从这深夜的自语中获得的。没有一个人在离别中是淡然的,最后的淡定都是自己无时不用的修炼与超度,最后才艰难达成的。自度才能度人。奶奶终究是个明白人。

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年夏天,奶奶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。那年的梨树出奇地花少叶稀。“这梨树,也像我一样老朽了。开花结果都成了负担。”奶奶坐在梨树下,喘着气说。“我不想离开你,我不想去上学了,奶奶。”我靠着梨树,眼睛里含满了泪水。“那是必须去的,奶奶最高兴的事就是你上了大学,死了我也是笑着死的。如果你因为不想离开我而放弃上大学,我立马自杀。让你断了念头。”奶奶眼神决绝,好像她早有准备似的。

“人生是因为死,人死也是因为有生。如果你想念一个人,那她的灵魂就在你身边的每一种植物上。我死不了,我还想看到你结婚,我才能安心呢。”她笑了,自从她儿子离开她之后,她一直很瘦。

那是11月份,天气已经开始冷起来了,我在北方这个城市里,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一天,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,只四个字:奶病,速归。我拿住电报就开始大哭,我早知道离别就要来临,但真正要来临时还是如此让人难以忍受。黑暗中同学们把我塞进了火车,我一路哭着回到了家。奶奶笑咪咪地坐在树下,看着我走近说:“瘦了,瘦了。”我一生气就靠在梨树上,噘起嘴不说话。“见一次,少一次的,我不拍电报,你会回来?”奶奶仍然沉浸在见到我的喜悦中。我带的水果与点心,让她吃。“都说我是白疼你,看,现在我也吃上孙女给买的糖了。”她由衷地笑着。

那一次,我在家里陪了她一个星期。我热切地思念着学校的一切,急急地想回到同学们中间,连最后与奶奶的告别都是那样潦草。

我抱住她瘦弱的身体，“奶奶，好好的，等我寒假回来啊。”“好，好。”奶奶拄着拐杖，她那样瘦，好像变成了个孩子，梨树默默地站在她身后，黑色的躯干好像永远不会倒下，梨树已经大半没有了叶子，枝头的叶片灿若云霞，与春天的青白忧伤判若云泥。在火车上，我仍然是梦到梨花，雪一样覆盖了我的家和奶奶。奶奶的白发与白雪混在一起，好像凝固的雕塑。

这是我与奶奶最后的离别。两个月后，她永远地走了。





桃 花

春分的这一天,我家院子里桃树的骨朵已经暗红,好像只等着一阵风,她们就要开放。我每天都要站在桃树边,细细地凝神,恍然看到了那个传说中漂亮风情的舅妈。她唇边的美人痣就像这桃花欲开的骨朵。

我对舅妈,也就是我的养母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,但她有一张照片意外地在舅舅的一本旧书里发现了。那是今年的夏天,我回到洛阳,舅舅现在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,年轻时的暴躁已经被岁月的清凉熄灭,他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,喜欢唠叨,而且害怕孤单与死亡。他一生中两个女人一个与她离婚,一个长眠地下。他现在真正是一个孤老头子了。

我坐在他的屋里,一时不知道应该和他说些什么,沉默像窗外的风一样呼呼地压迫着人。这时,有本书及时地出现在我面前,是一本很旧的《封神演义》,一张照片从书中掉下来,一看就是60年代的老照片,我仔细地端详,一个有着妩媚大眼睛的少妇斜依着一树盛开的桃花,她的脸蛋红润,有一个深深的酒窝,右嘴角上有一颗迷人的美人痣。再细看时,那红得烂漫的桃花是假的,而这位妩媚风情的

少妇更像一朵真的桃花一样惹人眼目。这颗格外明显的美人痣唤醒了我的记忆,像一朵漂浮在记忆之水中的桃花一样旋转迷离。我的舅妈,我的养母。她离开我时,我才三岁多,很多记忆都消失在时光的泡沫之中。现在被这张老照片唤醒了。

她嫁到舅舅家时才十七岁,舅舅在洛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,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,是那时女孩结婚时心仪的对象。她像一朵鲜花一样开放在人们的记忆里,至今还有几个老人在传说着她的美貌。她十七岁结婚,扎着长辫子,穿着白底洒满桃花的衬衫,坐在爸爸新买的自行车上嫁进了王家。

她羞涩地张大眼睛,让所有参加婚礼的男性都产生了一种幽深的幻觉,觉得那眼睛里的水波已经洒到自己的脸上,他们傻傻地张着嘴巴,使劲地眨眨眼睛,甚至有人伸出手来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。舅妈面若桃花,眼若秋水,尤其那颗像桃花骨朵的美人痣,笑的时候,颤动着,让人心里摇啊晃啊,而那个深深旋转的酒窝把所有人的灵魂都吸进去了。在她结婚后的几天里,许多男人,都来我家,不是借东西,就是闲坐。其实,他们只是为了看一眼这个美人。很快,舅妈就跟着舅舅去了洛阳,第二年从洛阳回来时,舅妈出落得更漂亮了,她的腰肢更加柔软,声音也越发甜美,但人们注意到,她的肚子,还是那样平坦。奶奶甚至有一次把自己的儿子拉到里屋,悄悄地问,咋还没怀上呢。她还小着呢,舅舅一边说话一边朝着舅妈做鬼脸。他那样爱她,简直不能容忍还有一个孩子挤在他们中间。

日子过得很快,转眼舅妈已经到了二十四岁,她嫁到王家已经七年了,和她一起结婚的,儿子都上小学了,但她却是一个艳丽硕大的碧桃,只开花不结果。人们在背后开始悄悄议论,有人甚至说,舅舅和她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,舅舅太爱她了,只要看到她,就开始头晕目眩,无法动弹。外婆着急了,她开始给大着肚子的女儿捎话,生下儿子给她弟弟抱养,让他们小夫妻压压怀。舅妈回来时,也很少笑



了,那颗暗红色的桃花骨朵就一直停留在她的唇边,没有颤动,也没有开放。她的那件桃花开放的衬衫也悄悄压到箱子底下。她小心地侍候着舅舅,甚至有点谦卑。“你坐这里,我给你端洗脚水。”她站在灶屋里,等着水开,看不清她的脸,只听见她小声地叹气。舅舅的脚泡进水里,她半蹲在他身边,一会儿给他加一点热水,舅舅握住她的手,说:“你也来,一起洗。”她分开他的手,又去给奶奶织毛衣了。

其实,如果舅舅是个读书人,或者心思更细腻一些,就会发现妻子其实很不对劲,很反常。但他却认为,都是因为没有孩子,女人对孩子的事越来越关心了,原来在床上,她都是冷冷的,从来都不主动,但最近,却总是热切地在黑暗中向自己贴过来。她的眼睛在黑暗里像一朵小火苗一样燃烧着,嘴唇热烈地寻找着,身体也如一团火一样温暖热烈。“你是不是太想要孩子了?”舅舅一边抚摸她,一边问。“嗯嗯,是,是。”她更紧地搂住男人。

白天的时候,舅妈也像变了一个人,她不再笑了,经常拿一本书,或者正在织的毛衣坐在平房前的桃树下出神,半天也没有听到她书页翻动的声音。桃花已经开败了,有风来的时候,花朵开始飘落,那些红润渐失的花瓣落在她的头发上、胳膊上、翻开的书页上。如果细看,她的眼睛是梦幻的,迷离的,心思好像在更加遥远的地方游荡。她的脖子上,系有一方纱巾,是奶白底洒着桃花瓣,配着她的白毛衣,是那样美丽。第二天,她的纱巾又换了,是一条长的红纱巾,上面飘白色的花朵,是什么花呢?是桃花,更像是杏花。她总是在八点上班的时候坐在桃树下,像是迎接谁的到来,但没有什么人来。上班的工人们从平房或者楼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来,有人手里还举着烧饼,随着自行车铃铃的声音,汇入延安路的车流中。她端坐的样子,时不时会惹来几个年轻人回头。舅舅从平房里走出来,他连续半个月看到自己的妻子坐在桃树下,呆呆的,像是想什么,也像是出神。他走过来,摸摸她微微卷曲的头发,“有点凉,快回屋里。”